四庫全書

子部

近思錄集註卷七

婺源江永撰

朱子曰此卷出處進退辭受之義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蒙彖傳 葉氏曰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自非人君有好賢之誠心則諫不行言

不聽豈足以有為哉易傳下同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需初九傳　葉氏曰靜退以待時而終至於失常者其身雖退而志則動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永按朱子本義謂筮得此卦者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

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與程傳意異傳專以君臣相比言之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欲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乎葉氏曰欲貴之心勝則必不能安行乎素位而亦卒無可行之道矣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

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否六二傳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葉氏曰隨六二與九五為正應然下比初九苟隨私昵必失正應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賁初九傳永按世俗以勢位為榮君子以道義為貴故寧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

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問知止足之道與量能度分者何以别朱子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　葉氏曰懐抱道徳伊尹太公是也知止足之道張良疏廣是也量能度分徐穉申屠蟠是也清介自守嚴光周黨是也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

力於未極之間强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蹔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朱子曰小利貞

小指陰小之小況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說雖善而有不通矣　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為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為所說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恐也不然王允是算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漫長之時也𡭴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為在下位有為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與君存亡如何去　葉氏曰强此之衰扶君子之道未盡消艱彼之進抑小人之道未駸長

明夷初九

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

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已葉氏曰初九傷猶未顯而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盡知幾而去之速處人之所難而不疑也楚王戊不設醴酒而穆生去之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當時雖申公之賢猶以為過其後申公受胥靡之辱至是欲去而不得矣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

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永按裕者不急進亦不遽退孟子所謂無官守言責則吾進退綽綽然有餘裕者也兆事之端為之兆謂若孔子之不去魯示以道有可行之端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睽六三傳　永按順理安行者隨時之宜無心遇合也知幾固守者知事之微不苟求合也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

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困象傳 朱子曰致命伊川解作推致是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都是委致之致 永按隕穫謂為窮厄所壓而顛墜消落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困九四傳

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

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葉氏曰已日乃革之謹之至也革固不可遽然當其時處其位有其才豈容自已故辭曰征吉无咎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鼎九二傳　葉氏曰有才者急於有為不暇謹持所向如荀彧之類是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艮六二傳　永按拯者救其弊隨者

[隨其失也處高位不可坐視其失在下位則有職所不及力所不能者矣]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艮象傳 葉氏曰踰越常分據非所據又出位之尤者]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

所從則是變動廛之不得其正矣葉氏曰未有所從則中無私係苟志有所係則好惡成於中是非變於外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朱子曰程子言義不言命之說有功於學者亦前聖所未發之一端

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只說義若不恤義惟命是恃則命可取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為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爾

葉氏曰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之後義雖因事物而有實著於應酬之時如去就辭受要決於義而

後命從之以顯苟欲以命決之可乎故君子求之道義而已命不必言也遺書下同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葉氏曰遇事不能處是無義處置了不能放下是無命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尠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以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

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　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　程子引易簀之事蓋以道之重於生明正之安於死言有夫子所言之志而後能有曾子所處之事耳非以聞道便為得正亦非以聞道而得正者便無餘事而可以死也　問曾子易簀當時若差了這一著騐做聞道不聞道曰不論易簀與不易簀只論他平日是聞道與不聞道平日已是聞道那時萬一照管不到也無奈何問若果已聞道到那時也不曾放過曰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放過　人不能若此

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朱子曰伊川說實理有不可曉處云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恐是記者之誤見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見自是見　實理與實見不同蓋有那實理人須見得確定若不實見得又都閒了　葉氏曰本以人心見處而言惟實見是非之理然後為實理蓋理無不實但見有不實耳　永按葉氏說亦可通

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

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則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朱子曰致知便要窮究徹底真見得決定如此程子虎傷之譬甚好　今人行到五分便是他只知得五分譬諸穿窬稍是箇人便不肯做蓋真知穿窬之不善也虎傷事亦然　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强然學者則須勉强朱子曰這不待勉强不是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只是見得通透做得順便如所謂樂循理底意思古

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朱子曰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

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南軒張氏曰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

葉氏曰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必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朱子曰程子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茍辨之不

明其不反以利為害者鮮矣　問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却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　葉氏曰釋氏惡死則欲無生惡物欲亂心則絶滅人倫推其本心惟欲利己而已是賊義之大者

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邢七邢恕也附章惇為惡朱子曰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教人言之則切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

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媼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本註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歷先生不請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歷又不為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理問今

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朱子曰其因說甚長之意思之後來人只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任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即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為太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為之矣　問封父母此自朝廷合行之禮當令有司檢舉行下亦不必俟陳乞也曰如此名義却正　問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亦可曰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令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

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以為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是正耳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

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巳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巳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朱子曰死生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死於刀兵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麤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

日是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問科舉之妨功朱子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之間著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修學若被他移了志則更無醫處矣　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為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不知曽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　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　科舉亦不害為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為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　外書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

服勤事任長慮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不能不知蔭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心哉文集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葉氏曰人之歆動乎勢位者皆有待於彼也惟不藉其力而利其所有則已自重而彼自輕孟子說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朱子曰人須是讀書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富貴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有求之之

心語錄下同

是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葉氏曰義之所在死生去就有所不顧豈有懷齷齪之見畏人非笑者哉

近思錄集註卷八

婺源江永撰

朱子曰此卷治國平天下之道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朱子曰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

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朱子曰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朱子曰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

時育萬物深哉朱子曰无妄次復亦易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通書

明道先生嘗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者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

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及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朱子曰宣帝雜王霸元不識王霸只是以寬慈喚做王嚴酷喚做霸自古論王霸至明道先生此論無餘蘊矣　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筭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

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問程先生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何也朱子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葉氏曰立志篤實而遠大則不膠於淺近不惑於流俗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葉氏曰積誠實之意以待物推愛已之心以及

人發政施仁公平正大羣心自然豫附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永按樹旌以表門御者驅而過之殺擊則不得入此來田之前習過君表之御法也逐獸別設驅逆之車非以驅車入門為驅獸記錄有小差讀者得其大意可也非惟人君比天

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

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履象傳　葉氏曰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之人不度其德而制爵位則為仕者日志於尊榮不明其分而立品節則為民者日志於富侈貴賤競趨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

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葉氏曰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踈迫有剛果之用則含容不至於委靡二者相資而治泰之道可成也永按神宗用王安石更新法而宋室以否有馮河之果而無包含之量故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

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心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朱子曰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

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噬嗑傳朱子曰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葉氏曰天地有間則氣不通而生化莫遂人倫有間則情不通而恩義日睽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則惡自

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也葉氏曰制强暴者察其機要治其本原而人自服非若從世權謀之術執其要會以御人之謂也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

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是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朱子曰禍亂既平正合修明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陋巷之士治心修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

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

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葉氏曰張柬之等不殺武三思及其勢復盛乃欲除之則亦晚矣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艮象傳　朱子曰伊川於艮其止止其所也最解得分明艮其背恐當只如此說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

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朱子曰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既濟傳葉氏曰常人苟安於既濟乃衰亂之所由生聖人通變於未窮故有終而無亂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也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

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

葉氏曰書不時者如隱七年夏城中丘之類書時者如桓十六年冬城向之類書不義者如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之類書義者如莊元年築王姬之館之類泮宮諸侯之學閟宮毛氏以為先妣姜嫄之廟泮宮所以教育賢材

閨宮所以尊事祖先二者皆爲國之先務經說下同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葉氏曰先王治天下以仁義爲主法固在其中後世惟恃法令以控制天下而法亦非先王之法矣遺書下同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言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朱子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　問何以言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曰此所以明夫人必各舉其所知然後可以得其所不知也　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　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錮之極則可以喪邦矣　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　仲弓之問未見其為私意然其心淺狹欠闊處多其流弊便有喪邦之理凡事微有過差才有安頓不著處便是惡　問所謂公私者豈非仲弓必欲人才皆由己舉聖人則使人各得而舉之否曰仲

弓只是見不到纔見不到便陷於私學者見程子說興邦喪邦說得甚驗多疑於此然程子亦曰推其義耳

程子此章之說廣大精微無所不備學者所宜詳玩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是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永按此謂事有積弊不可不變革者須變乃有益倘輕於改作或變之不得其道則不惟無益而已有煩擾之害矣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源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

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葉氏曰太宗以智力劫持取天下其於君臣父子之義有慚德閨門之間又有慙德三綱皆已不正是以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常陵夷而不可止玄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使永王璘使江南則反君臣之道不正遂使藩鎮割據於外閹豎擅專於內馴致五季之極亂也

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葉氏曰大綱謂綱常唐之治目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若省府其區畫法制畧倣先王之遺意故亦足以維持天下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外書下同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問必有關雎麟趾之

意只是要得誠意素孚否朱子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揚雄不曾說到此後世論治皆欠此一意　孟子云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而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

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正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朱子曰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横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楊氏曰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正蒙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葉氏曰夫子既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佞人蓋二者蕩心之原敗

治亂紀之要也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强施之於天下歟永按所得即所學之道所不為謂非其平日所學者也葉氏謂不以政術非吾所事非是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已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巽之為朝廷

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葉氏曰帝王之道即今日之政事非有兩途今日之政術即平日之學問非有二心也　文集

近思錄集註卷八

近思錄集註卷九

婺源江永撰

朱子曰此卷制度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朱子曰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朱子曰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故樂聲淡

而不傷和而不流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子曰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然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曰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

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哉朱子曰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永按此句綱領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永按以上求賢講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埽

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永按以上言教學之法小大體用具備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永按此言教成使為學官推教法於天下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

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永按此言選士之法朱子曰學校選舉之法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 文集下

同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二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三曰經界制民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今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四者鄉黨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始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故五曰貢士庠序所以

明人倫化成天下倘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

六曰兵役

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從毒偏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害

七曰民食

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凶歲之備

八曰四民

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

九曰山澤

本註修虞衡之職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推修虞衡之職使長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

十曰分數

本註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事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

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爭亂之道也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永按神宗亦欲變法復古有真儒不用而用剛愎拂

戾之人則生民之不幸也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葉氏曰非禮之事不接於耳目嗜好之私不溺乎心術則德義進矣外適起居之宜內存畏敬之念則心神莊肅氣體和平矣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

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文集本註遺書云某嘗進說欲令人主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熏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葉氏曰尊賢謂道德可矜式者待賓謂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通於治道可為吏之師法也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

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葢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

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朱子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而其所以勤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良材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為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能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先生君子蓋有憂之故程夫子兄弟皆嘗建言欲以漸變流俗之謬而復於先王之意顧皆屈於俗儒之陋說而不得有所施行矣後之君子有能深考其說而申明之其亦庶幾矣乎　今日學制近出宋觀專以月書季考為升黜使學者屑屑然計較得失於毫釐間而近世之

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溢騖於華靡無復探索根源致厲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獨有意乎深革其弊而當時咸謂其迂闊緩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

問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用明道實興之請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而出豈能遽變而至道曰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為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為之其初不能不責力矯揉久之或熟則自然丕變矣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

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母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

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

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易傳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葉氏曰此論采薇遣戍役也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戍以防之經說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永按分數明者管轄有法區畫分明能以簡馭

煩也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葉氏曰法謂區畫分數之法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永按舉此一事以明管轄有法之難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本註一年有一年工夫葉氏曰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得禰其先君因各自立為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族人雖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

則與再從兄弟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為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為宗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為五宗也　永按後世不行封建則所謂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者唯有官職廕襲者可行若士庶之家傳世既久恐有窒礙難行者矣今世間有推大宗子主祭者然無法以維之其宗子或貧困絕嗣或流寓四方或身為賤類不足為族人宗則難以持久惟立祠堂明譜系使人知尊祖敬宗而收族則宗法雖不行庶乎猶有統紀不至於渙散而風俗可厚也朱子嘗言大宗立不得亦當立小宗云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凡人

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本註庶人立影堂朱子曰古者命士得立家廟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疏數不同耳　祭祖自高祖而下當如伊川所論溫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以高祖而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伊川所以使

人盡孝敬追遠之義　伊川祭自高祖始疑其過要之既無廟又於禮然缺祭四代亦無害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有門堂寢室

廟必有主　本註高祖以上即當祧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别人大不便　朱子曰伊川木主制度其剡刻開竅處皆有陰陽之數存焉信乎其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伊川制士庶不用主只用牌子看來牌子當如主制只不消做二片相合及竅其旁以通中　問士庶家亦可用主否曰用亦不妨且如今人未仕只用牌子到仕後不中換了若是士人只用主亦無大利害問祧主當如何曰當埋之於墓

月朔必薦新　本註薦後方食　朱子曰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即薦於廟

時祭用仲月　本註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别位　問舊嘗收得先生一本祭儀時祭皆是卜日今聞卻用二至二分祭如何朱子曰卜

日無定處有不虔溫公亦云止用分至亦可問如此則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此三祭如何曰覺得此箇禮數太遠似有僭上之意又問禰祭如何曰此却不妨 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却不思量到古人所以貴於卜日也 排祖先時以客位西邊為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只是正排着正面不曾對排曾祖祖父皆然其中有伯叔伯叔母兄弟嫂無人主祭而我為祭者俱以昭穆論如祔祭伯叔則祔於曾祖之旁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則祔曾祖母東邊安兄弟嫂妻婦則祔於祖母之旁伊川云曾祖兄弟無主者亦不祭只是以義起也 永按朱子排祖先位以西為上蓋謂神道尚右也然古人祫祭尸在室則以東向為尊南向昭而北向穆尸在堂則以南向為尊亦左昭而右穆今人祭皆在堂宜以最尊者居中南向餘則左右對排似理得而心安蓋今人習於東上若以尊者居西反若不安也又如夫婦合祭夫必

當居左則祭位可知矣旁觀在後者今人或別設一室祭之似得伊川先生祭之別位之意

冬至祭

始祖

本註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二位合考妣享之　問始祖之祭

朱子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封之君以上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於天子得祭其高祖然亦止得祭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亦云人必有高祖只是有疏數耳

又問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不可祭否曰如今祭四代已為僭古者官師亦只得祭二代若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祭　問冬至祭始祖是何祖曰或謂受姓之祖如黎氏則黎叔之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緜古之類　永按本註厥初生民之祖疑亦指受氏者言之如周之后稷也程子嘗言我祖喬伯始封於程則喬伯為程氏之始祖今人祭始祖或以受姓或以改姓或以有大功德或以始遷家

自為禮亦各有義其太荒遠者亦不祭矣

立春祭先祖

本註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以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　問先生祭禮立春祭高祖而上只設二位若古人祫祭須是遂位祭朱子曰某只是依伊川說　伊川禮更略伊川所定不是成書溫公儀卻只做成了　伊川時祭止於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卻又云祖又豈可厭多苟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曾討論故有此說　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是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其禮近於褅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古者大夫以下極於三廟而于祫可以及其高祖今用先儒之說通祭高祖已為過矣其上世久遠自合遷毀不當更祭也

永按程子主於追遠朱子主於限制學者擇焉今人先祖即從始祖祭之其禮簡略似亦無害又因是使人不忘其祖亦可以厲薄俗云

季秋祭禰

本註

季秋成物之時也忌日遷主祭於正寢朱子曰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忌日祭只設一位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之地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

所奪不為耕犂所及本註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 問風水之說朱子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説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出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説耳 答孫敬甫書曰陰陽家説前輩所言固為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烟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畧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為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為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為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為不及而必為高論者似亦過之也 因説地理曰程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故意不理會尤不可 答程允夫書曰熹家中自先人以來不用浮屠

法令謹用但卜地未能免俗然亦只求一平穩處永按朱子之論如此今之溺於俗說與過為高論者可知所折衷矣又一條因說易睽卦及之見十卷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問治喪不用浮屠或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處朱子曰且以委曲開釋為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咈親意也問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難處曰也可以不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這事須仔細商量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

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遺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所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本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朱子曰今要主宗亦只在人有甚難處只是而今朥節更做事不得如伊川當時要勿封孔子要將朝廷所賜田五百頃一處給作一奉聖鄉而呂原明便以為不可不知如何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前面必有不可處

置者天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嫂則別處伏其子私祭之今世禮全亂了

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 附錄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問介甫言律一條何

意朱子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偶有此條遂漫載之歴律是刑統此書甚好疑是歴代所有傳襲下來問世宗竇儀注解過名曰刑統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勅令大槩勅令之法皆重於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　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闕耳八分是其所長處二分乃其所闕此言是他見得者蓋許之之詞是律八分書是欠些教化處見外書

横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歴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　葉氏曰好謀而成師出以律雖聖人用師無謀必敗無律必亂非若後世譎詐以為謀酷暴以為律斯其為遠者大者　永按志士仁人有任天下之志有憂天下之志有兵事亦留意焉横渠先生少年喜談兵所謂

素求預備不敢忽忘者文集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句此當念其散之之久永按肉辟墨劓剕宫也張子欲以此代死刑之情輕者亦足寬其死過蓋上失道而民散久不幸入於死罪所當念也葉氏讀寬民之死為句過此為句未安又按今世死刑情輕者但於流徒減等終不忍用肉辟尤善

呂與叔撰横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兹法之行悦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

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問橫渠復井田之法如何朱子曰這箇事某皆不曾敢深考而今只是差役尚有萬千難行處莫道便要奪他田他豈肯講學時且恁地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

意甚好若平世則誠難行問東坡破此論只行限田之法如何曰都是胡説作事初如霹靂三五年便放緩了況限田之法雖舉於今一年深一年便寢矣若欲行之須是行井田若不能行則且如今之俗那限田只是戲論

橫渠先生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行狀）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永按此儀禮喪服傳文）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

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朱子曰古者宗法有南宮北宮便是不分財也須異爨今若同爨固好只是少間人多了又却不齊整又不如異爨〈樂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語錄下同〉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朱子曰封建井田皆易得致弊 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

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强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此等事未須深論他日讀書多歷事久當自見之也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晩年又說難行想是他經歴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　永按朱子之論至矣語録中有極言封建之弊者文多不能盡載凡井田封建朱子姑採先儒之說以其為先王治天下之大法也學者當考朱子平日之言為斷

近思録集註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近思録集註卷十至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王志遠

近思錄集註卷十

婺源江永撰

朱子曰此卷處事之方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

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問伊川未進講時有問斷否朱子曰尋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文集下同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覩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頤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邱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惟當以誠意感

動覲其有不忍之心而已葉氏曰後世以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畏以財養兵謂財有所不可闕於是以聚財為守國之道以愛民為迂緩之事苟徒懼之以禍亂則無惻隱愛民之心愈增其聚財自守之慮矣○明道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葉氏曰先生道德之盛從容裁處故不大戾當時之法而有補於民人亦不至於駭者亦其存心寬平而區處有方也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可見先生忠厚懇惻之心豈若悻悻小丈夫之為哉○永按

先生為邑正熙寧行新法之時○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葉氏曰苟存愛物之心必有及物之效○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絶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下同○師之九二為師之主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葉氏曰不恃專者如衛青不敢專誅歸諸天子使自裁是也專者如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是也威而不和則懼而離和而少威則玩而弛九

二剛中故有咸和交濟之象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師九二傳○永按臣事君猶子事親皆無過分之事　○大有之九三四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於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已

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朱子曰古人於亨字作享烹字通用公用亨於天子分明是享字解作亨字不是○葉氏曰如朝覲供貢之儀凡所以奉上之道皆不敢自有其有○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葉氏曰出門而交則無所係累而所從者有功○坎之

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曰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葉氏曰牖者室中所以通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

者其說多行朱子曰事君匡救其惡是正理伊川說納約自牖又是一等○葉氏曰訐直則無委曲强勁則乏和順溫厚者其氣和明辨者其理著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朱子曰浚恒是

欲深以常理求人○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問小人女子近之則不遜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以為吉何耶朱子曰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為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問畜臣妾吉傳曰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身邊若無以懷之則望望然去矣○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

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朱子曰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此處伊川說得甚好○又如今之言地理者必欲擇地之吉是同也不似世俗專以求富貴為事惑亂此心則異矣如士人應科舉則同也不曲學以阿世則異矣事事非去斯得具吉○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宏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絶也○睽之九二當睽之時

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害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説適足以損之而已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葉氏曰剛正不撓乃能有益於君九二剛中非有邪心者但當損下益上之時惟知損已

以奉上而不知臣道之少貶未有能致益具君者○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朱子曰初九上為四所任而作大事必盡善而後无咎若所作不盡善未免有咎也故釋之曰下不厚事也蓋在下之人不當重事若在下之人為在上之人作事未能盡善自應有咎又云不惟已不安而亦累於上向編近思錄說與伯恭此一段非常有不必入伯恭云既云非常有則有時而有豈可不書以為戒後思之果

然○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革彖傳○葉氏曰苟非有大益無後患君子不輕改作○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葉氏曰小人近正亦不敢為惡○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葉氏曰此教人處旅困之道當畧細故存大體斯免悔咎○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旅九三傳○葉氏曰過剛

則暴戾而无和順自高則驕亢而人不親附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强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决死極其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事之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爲順乎宜也能順乎

宜所以大吉小過傳○朱子曰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

○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小過九三傳○葉氏曰己正則彼雖奸詐無間之可乘矣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朱子曰孫讓也碩大也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几几安重貌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葉氏曰當危疑之地旣不忿戾而改常亦不疑懼而失守○經說下同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朱子曰詩云載

馳載驅周爰咨諏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葉氏曰採察民隱求訪賢才使職之大者也○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辯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永按介甫惟自以為是先生以虛公無我之說箴之而介甫終不能改也○遺書下同○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畧不介意其德量如此葉氏曰德量大則不為喜怒所遷○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

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本註如荆軻於樊於期事見史記刺客傳○須是聽其言也厲朱子曰所謂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然耳樊於期事非理之所當言者蓋取其事之難言而猶言之非以為理之當言也○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葉氏曰振民育德修己治人之事然必知之至而後行之至與非學也豈但讀書而後謂之學哉程子之教固以讀書窮理為先務然不就事而學則捨簡冊之外凡應事接物之際不知所以用力其學之間斷多矣與子路之言意異○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葉氏曰事雖多為之必有序事雖急

應之必有節未聞可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葉氏曰胡安定教學者以通經術治時務明體適用故其門人皆知以稽古愛民為事稽古則為政之法愛人則為政之本○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永按誠有餘而言不足謂誠至而不為煩數也其進言之時自當宛轉開導非謂言不可盡如是而人猶不受則夫

予亦謂不可則止矣○職事不可以巧免葉氏曰職所當為而巧圖規避自私用智之人也○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永按夫子答練而杖之問指其人則言不知不指其人則言非禮是也事見家語蓋居是邦當存敬上之心也若非居是邦或為是邦之先大夫則議論固有及之者矣由是推之今時郡縣官員長短得失亦非君子所宜言○克勤小物最難永按克勤小物惟精密謹慤者能之亦惟才大者能不忽於小○欲當大任須是篤實葉氏曰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深固斯可以任大事○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怫永按為人言者從容以理譬喻之則人易曉而言易入矣○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

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朱子曰不安今之法令謂在下位者○永按明道先生為邑當法令繁密之深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而亦不病其拘礙者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也○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永按有厭事之心則有怠惰苟且之病知其為人所當為則雖

多而不厭矣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問如何是從容就義朱子曰從容謂徐徐但義理不精則思之再三或汨於利害却悔了此所以為難）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葉氏曰與孟子不與右師言意同○永按不妄悅人即是盡禮）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令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使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永按此條合之監司一條上之使下下之事上皆以誠為本）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葉氏曰見識陋則人已得失之間皆為之動是即量之狹也故識長則量亦長大凡別事人都强得惟識量不可强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之量須有限葉氏曰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

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更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葉氏曰居之如常而不為異者量足以勝之也一有意於其間雖驕肆謙恭之不同要皆為彼所動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宜大不待勉強而成永按此所

謂量隨識長也然此亦謂大賢以下之人若聖人與道如一更不必言知道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本註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永按不為理磨勘者避私嫌也有意避嫌雖公亦私苟能以大公之心行之當遷則遷當黜則黜何嫌之避亦何時而不可行程子謂凡人避嫌者內不足也內不足則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信於友欲不避嫌而不得矣○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卻可

今既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問伊川不答温公給事中如何朱子曰自是不容預如兩人有公事在官為守令者來問自不當答問者已是失曰此莫是避嫌否曰不然本原已不是與避嫌異○永按問者為失言言之則為出位當黙而黙制義之方也○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容將去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大執求薦章常事也

頤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韓維字持國范淳理字夷叟○葉氏曰求知者失已使之求知者失士○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選司狀頤不會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官有事合得行申狀豈有臺省且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住不得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

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計較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程子所論西監申狀之事尤足以驗聖言於日用之間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

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 葉氏曰君子存心正大如此其所以講明世務者亦非分外之事也○已上並遺書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 永按思慮在事外則圖之早防之周而近患可免矣○外書下同

○聖人之責人也常淺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永按法度中有可為之事惟有愛人之實心者能為之○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永按前輩之短非所當議舍短取長則有進德之益而無浮薄之失○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

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劉立之字安禮程子門人王荆公安石○葉氏曰從容一言之間有以破其私已之見消其忿厲之氣○附錄下同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葉氏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惟平易聽達者能之○永按正己以格物不徒恃乎苛察嚴威也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永按己嘗事人則使之之際能盡其情而亦能知其偽○文集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

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疑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葉氏曰坎為重險二五以剛居中其心自亨通心亨而無疑則可以出險矣人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之決如水之就下則何往而不心亨哉○易說下同○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宏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永按心大而志立故無羞縮與惰之病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永按難能異俗之事義理所當為故人亦終不之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

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永按情與羞縮之病常與義理相為消長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葉氏曰舉重明輕所以激昂柔懦之士○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焰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葉氏曰唐武宗時德裕為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宦官帖息畏伏若無能為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繼嗣重事卒定於宦者之手而德裕逐矣幾微之間所當深察○人教小童

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上數如字下數音朔謂授書遍數多也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永授教小童者或多出入授書草率惰慢無威儀不顧壞人才是不善取四益矣○語録

近思録集註卷十

近思錄集註卷十一

婺源江永撰

朱子曰此卷教學之道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朱子曰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也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

事也朱子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通書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有知且當熏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說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

言鏁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文集○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永按人所觀瞻而自修之志稍懈則不足為人望矣○易傳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以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

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巳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朱子曰程子之意精矣但夫不以何有於我為聖人之謙辭耳○經說○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葉氏曰志輕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騁使之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若令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永按令人於子弟輕俊者不以為憂而以為喜且早教之作文以干進他日輕俊之害不可勝言此由父兄之無識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

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永按書札猶喪志其他玩好可知故書札惟欲楷正不必求工○遺書下同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葉氏曰治民如政教施設之方治兵如戰陣部伍之法水利如江河渠堰之利算數如律歷九章之類○永按安定又有經義齋專講明經義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葉氏曰知德者玩其理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不惑○永按輕於立言無涵蓄意思知德者厭其無味

無德者惑於輕揚朱子嘗謂尹氏論語說句句有味而於張無垢中庸解粗暴淺露舉程子此語識之可知立言之方矣○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奥令人未易曉别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問横渠之教以禮為先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拜便當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曾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朱子曰古者自幼入小學

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為難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理低看了

永按未見到之理必俟其深造將有得而後語之否則不惟不能深曉而亦以淺易輕視之矣

○舞射便見人誠

永按舞射必誠乃可應節命中

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朱子曰此節言其理之在是而由是可以至於彼苟習馬而察而又勉焉以造其極則不俟改塗而聖可至耳豈曰一灑掃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可直以聖人自居也哉

○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永按小學皆是教之以誠誠即聖人事也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

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朱子曰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有教有序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葉氏曰子夏正謂教人小大有別前段程子之說却就灑掃應對上發明理無大小自是一義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葉氏曰理貴玩索至於口耳之傳末矣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畞蓋士農不易業既

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本註人有養便定志於學○朱子曰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據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者坐於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夏耕耘餘時肄業未

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耶○葉氏曰營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内未足以奪志若誘於利禄則所學皆非為己而根本已撥矣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

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問如何是沛然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久了雨忽然得些雨來生意豈可禦也○葉氏曰未嘗深思其受之也必淺既無所得其聽之也若忘啓發於憤悱之餘則思深力窮而倏然有得必沛然而通達矣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

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葉氏曰此又誘進初學之道○已上並遺書

○橫渠先生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宏教無從成矣永按此張子言以禮教人當自勉也教者能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則能率人使成材是仁之至能宏道以教人是愛道之極○正蒙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

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朱子曰嘗見横渠簡與人謂其子曰來誦書不熟宜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永按不顧學者之能受而强進之人雖勉强為之而無誠意既無誠意則亦不能盡其才質三者相因皆躐等陵節之弊也○横渠禮記說下同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葢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葉氏曰奉手則扶持尊者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孟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誕慢此忠信之本也

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横渠孟子說

近思録集註卷十一

也者諸子之言之陋如此○浮圖明鬼謂有識之鬼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永按孔子答宰我鬼神之問云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是即遊魂為變之說也指為輪迴惑矣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本註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之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葉氏曰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有義有命

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㝠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

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朱子感興詩曰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瞻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躓彼荊榛塗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近思錄集註卷十三